

王黃州小畜集

五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七

碑記

揚州建隆寺碑

滁州全椒縣寶林寺重修大殿碑 後序

黃州齊安永興禪院記

野興亭記

江州廣寧監記

潭州岳麓山書院記

黃州重修文宣王廟壁記

漣水軍王御史廟碑

無愠齋記

小畜集卷十七

一

吾研齋補鈔

黃州新建小竹樓記

揚州建隆寺碑

唐貞觀中制以天下戰陣處為寺且命虞世南李百藥岑
文本之徒刊勒碑銘紀述功業傳諸簡冊燦然可觀蓋聖
人不欲無罪而殺一夫無名而荒寸土及乎諸侯阻兵百
姓後后驅人以戰事不獲已矢石之下死傷則多狗義救
忠有足哀者雖復贈官爵祿子孫誠有勸于生懼無益于
死以為漢明之後釋教誕興謂冥冥之中有輪迴之數能
使精魄復生人天其道如何事佛誦經而已繇是交兵之
地捨為梵宮田不耕而有名也死事之人盡離鬼趣士捐
生而無恨也帝王所尚今古攸同雖有服儒冠而執名教



者又安知其果不然邪我太祖皇帝授禪于周啓封在宋
朱旗所指黔首又安惟李重進作帥江都嬰城 逆時建
隆元年九月也乃命故中書令石公統王師以討之十有
二月傳于城下于是建行宮迎法駕是月十一日太祖至
大儀驛距廣陵六十里夜半而城陷詔宣徽北院使李公
知軍府事尋以行在立為梵宮取僧之有德行者處焉是
時先寺主道暉本居孝先衆所推擇李公列狀以聞即可
其奏仍改法名為道堅以紀年為寺額墾田四頃隸省一
莊咸以賜之供香積而飯緇流也道堅既沒智速嗣之智
速又沒義幽嗣之義幽超化大師也以淳化二年歸寂義
隆顯仁監而至焉皆超化大師之弟子也自國初至今凡
四十載日供僧不減六十人像設莊嚴經教具備禮佛有
殿演法有堂齋庖在東僧寢在右與有室供湯沐焉外有
亭給登眺焉廊廡翼舒門扉洞啓脩竹交映碧流縈回寶
藩版之勝遊淮海之福地耳先是太祖將返鑾輿留其御
榻忌晨供帳于今尚存嗚呼戰伐所止人骨已朽乘茲善
果昏出冥塗豈知不再事朝廷復為臣子歟義隆等謂脩
建己來碑誌未立以某出從翰苑守為郡條宜為斯文理
不可讓是時大行晏駕聖主承祧至道三年四月也銘曰
神道設教儒所崇佛法度人釋之宗王者草昧多屯蒙乃
有征伐揚武功野必死戰城必攻出入矢石豈梯衝殞首
喪元爭效忠聖人念爾心所憫詔舍戰地為梵宮遊魂精

氣或感通拔爾出離冥塗中恩異文王枯骨葬事殊楚子
京觀封香燈鐘磬飄天風四十餘年僧幢三止戈偃伯文
軌同三葉重光自建隆祐我聖祚垂無窮

滁州全椒縣寶林寺重修大殿碑

寺名花山縣牒所傳壞于會昌緇徒散止興于大中層構
崇二顯德沙汰茲名獨在聚併闔縣凡十六院我皇御極
始賜今額嘉號寶林用光布金有社隸屬柔柔土沃歲取
稼穡以供香積靡夏靡冬僧來幢二大殿歲久基頽柱朽
有僧德緣革而脩焉錄事張戴同茲大願化于邑部施及
村落得錢百萬吾事斯辦全椒林麓材推樸櫟西走山陽
號大雲倉伐木編桴棟梁欒榑蕩波而來厥惟良材其誰

小南集卷十七

三

吾研齋補鈔

運齊維曾維呂翬飛翼張望之堂二既成棟宇綵繪無取
有睦貞師先師從依衣鉢遺留願捨而修乃備丹牖晶熒
交錯殿堂肯構佛事猶陋戲復化率能始能卒塑釋迦像
金容可仰菩薩善神各三其身對侍拱立金碧耀熠矢謨
雍熙蚤夜孜二潺功涸化簷楹稔二令佐經營曰啟曰禎
政平頌息茲出餘力有范百宗成名澤宮為賊曹掾舊識
吾面聿來詣郡再拜恭懇曰公詞臣久司帝綸茲殿之碑
非公而誰健毫不抽寶寺之羞顧其勤二敢恡斯文直書
事實辭句魯質庶幾勝緣垂乎億年

後序

雍熙中予為大理評事知長洲縣范以進士見予于姑蘇

今年予自翰林學士出守滁上范為屬邑吏碑之請也不得而拒矣因效元相桐栢觀體韻而書之一揮而成不復加點蓋任其俊而不繫乎文也時至道二年十月日記

黃州齊安永興禪院記

齊安郡名也永興院額也蓋僧耆故老通而呼之遂以為常耳唐時舊州在齊安河上院錄云因刺史杜僕射以白雲觀建為斯院按唐史未嘗有官至端揆而刺黃者疑唐末杜洪據有鄂渚北結梁人東抗楊氏黃鄂之屬郡或以宗族典之于時皇綱弛紊官紀僭紊僕射之稱不為異矣其後隨郡遷徙立院于茲兵掠火燔曾無寧歲乾寧中楊行密盡有淮南之地天祐二年楊公卒其子渥稱嗣吳王

奉唐正朔以部將孫彥思為黃州刺史始造院宇崇佛像彥思母王氏捨粧奩鑄鐘于今尚在主院之僧傳法之祖喪亂無紀莫得而知今所述者斷自紫陵而下紫陵者郢中名山也山僧睦禪世謂紫陵和尚其後捨茲院遊鳳翔從清泰入洛賜號國師次曰同一次曰行忠次曰節運次曰延真次曰自正此五僧者自前唐天祐止聖朝端拱初有若蘄州三角山龍門禪院僧自南開堂演法自南者合淝人世姓解氏住持凡七年復歸蘄州四祖山淳化中有若蘄州白雲山廣教院僧智雨嗣興院事智雨者連水人世姓朱氏以至道三年十一月一日寂滅俗壽五十一夏臘二十七臨終召院衆付囑令長老仁辯遂寧人得法于

智雨者也即以其月十二日用茶毗之法葬智雨起塔于
長折村二十八日仁辯會大眾陞法堂有僧玄資問曰如
何是齊安境答云後面青竹連道觀前頭綠水接武昌又
問如何是境中人答云大似不相見此之謂住持傳法院
舊有堂厨各五間淳化二年郡人王福捨錢二百萬造大
殿成再興捨錢一百五十萬造僧堂郡之衆戶率錢二十
萬建老宿堂又率錢十萬立方丈室左都押衙丁文燧捨
錢五十萬建浴室蘄州人王真捨錢四十萬初菩薩殿塑
彌勒像里人周遇捨菜圃此之謂檀越知院元吉掌申牒
公府維那法俊掌提轄堂司供養主文遇掌化募施利典
座道真掌庖厨直歲省慎掌墾種此之謂知事僧先是衆

僧請院前開田一段又請逋民麥莊一區由是來麩蔬果
豐焉住持傳法僧無祖禰道高衆伏則推之知事僧無資
級才堪心願則為之故上下熙熙而忿爭不作矣夫禪者
儒之曠達也律者士之名教也浮圖氏離而為二罕能兼
之其甚者互相矛盾過于仇讎唯長老仁辯禪其心以度
人律其行以伏衆有來斯應虛往實歸禪其心也一裘一
飯之外日誦法華經二部律其行也某筮仕以來治僧之
訟多矣獨愛其無親疎無人我有賢智則尊而事之有才
力則信而使之去而不強推而無競渾然幾乎道矣故總
而為之記至于院宇之至嚮田園之廣袤道具經典祖庸
什器請書石陰時大宋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野興亭記

昔裴晉公作綠野堂負功名而務閑適也李衛公作精思堂居家勿而彰盡瘁也雖各有趣尚而不無豪華異乎茲亭獨履中道叅政尚書隴西公器業宏大識度清遠踐三司論道之地奉兩朝知己之主以為訐謨獻替君子所以行道也消息盈虛達人所以養神也行道必假于權我則操鈞軸而無避養神必務于靜我則營林壑以潛遊帝城之南郊壇之下闢小園以樹執敬幽亭以宴息雜以蔬果間以花卉綠野之色亂入四時之景互見至若假寧著令休沐得告絳騶駢之言適于野公之來思幾務多暇于是察物性以驗政教觀民以考豐儉其或爾牛濕陰陽之

適叙也乳鳥啗飛走之蒙仁也禾麥芄汗菜之盡闢也原田每草木之被澤也公乃降邠車開曹樽金印紫綬却而不御荷衣蕙帶服之無斃擷芳以侑酒賦詩以佐懽心將道宜景與神遇窮幽殫樂不夕不歸又若祀昊天之神攝上公之秩齋戒于清夜燔燎于未晞公之至止遂及我私斯又勝遊之一趣耳謀野則獲固殊鄭國之卿乘興而來或同山陰之士命曰野興厥義在茲夫崇高富貴非全德不能常守憂勤逸豫非上智不能兼行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安危之所繫也又曰或燕居息或盡瘁事國言勞逸之相遠也唯公以王佐之才處公台之任得致君之要政行而不繁得治心之方體和而自適觀

其奏議公直李興元之胸懷陸忠州之辭華也則訐謨獻
替從可知矣襟靈介特牛奇章之進退鄭珣瑜之操履也
則消息盈虛又可見也且其居崇高富貴之上在憂動逸
豫之間優游廟堂永保無咎某辱在陶冶累塵掖垣命紀
芳亭因及盛德亦萬分之一爾時咸平元年二月日記

江州廣寧監記

夫百貨所聚必以一物主之金玉重寶也滯于流布粟帛
要用也濫于濕薄權輕重而利交易者其唯錢乎考諸歷
代漢五銖錢于民最便既壞于王莽又破于董卓故鮮有
存者唐武德中鑄開元通寶錢大行天下于今賴之唐之
鑄錢鑪冶非一今錢有益字者成都所鑄也有潤字者丹

陽所鑄也其餘分布郡國不可具述然自古銅鉛仰給饒
信故史記言吳王即山鑄錢誘聚亡命又漢云寡人金錢
編天下者是也自乾寧而後揚行密父子兄弟據有江淮
晉天福初李昇僭號傳子及孫至皇朝開寶末凡百歲餘
鑄錢之利不入中國故開元錢利鈇銷毀時用漸稀太祖
平吳因舊制開監于鄱陽太宗即位淮海王錢俶入朝又
得杭州錢監尋以銅錫不充而廢至道二年某自翰林出
守淮甸調民輸炭自滁抵饒沂泗江濤人頗咨怨某即按
唐史具鑪冶數目郡國處所飛奏以聞請分監署章未報
會康州刺史楊允恭亦言其事始分鑄于池州用減淮民
數千里汎舟之役聖上嗣統聿修先旨以為錢刀之利軍

國所先將使水衡廩犧貫朽而不可較瓊林大盈充牣而無虛月咸平二年夏五月詔尚書郎馮某中貴人白某乘驛而周視南土自番禺閩越吳會荆蠻相水土之宜廢車之便設局署吏大興鼓鑄于是建陽首焉潯陽次焉明年勅江州廣寧監奏以秘書丞知吉州太和縣李某總領之右班殿直鄭某佐佑之監地即榷務之舊址也湓江帶其右廬阜居其前度木庀徒揆日歲事肇四月癸亥終七月己卯曰廳曰院若庫若場役夫有營王人有宅總大小若干間于是廣寧之大壯具矣歲鑄錢二十萬貫鑄錢之費八萬八千三百六十貫四百五十得實錢一十萬一千六百三十九貫五百四十五其為利也博哉與夫祖庸賦調之入鹽鐵榷酤之課相與為表裏資助國用亦重事也且夫工徒無賴聚一州而非便散之則盜心不生矣錢幣益多流四海而不遺用之則盜鑄息矣非吾皇順考古道留心庶政興九府之圜法恢二聖之永圖孰能若斯之速邪資以馮白之幹事李鄭之辨職上下協力成茲僭功將見開蜀郡銅山革公孫鐵槩復漢唐之舊法與五銖開元流于無窮也豈止江南而已哉咸平三年七月日記

潭州岳麓山書院記

三代而下兩漢稱理次叙循吏彰示後人西京首述文翁東觀先書衛颯觀其理蜀郡教桂陽率以庠序為先夷落自化是知學校政之本歟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嗣位

之明年詔以供備庫副使隴西公知武安軍府事公自以當不次之用臨至劇之郡思樹殊迹以荅竒遇下車布政比屋允懷參考吏能尋繹民病獄訟紛紊決別無留米鹽靡密推行不倦屬歲非大有入用阻饑減估發倉惇嫠無告者得安其業募兵置籍強梁亡賴者悉拘于軍千里耕桑涸轍得水七州兵甲走九在槃有廢必興無政不舉初開寶中尚書郎朱洞典長沙左拾遺孫逢吉通理郡事於岳麓山抱黃洞下肇啓書院廣延學徒二公罷歸累政不嗣諸生逃解六籍散亡弦歌絕音俎豆無覩公詢問黃髮盡獲故書誘導青衿肯構舊址外敞門屋中開講堂揭以書樓序以客次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華衮珠旒

縫掖章甫畢按舊制儼然如生請闢水田供春秋之糴奠奏頌文疏備生徒之肄業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學者無將落之憂誰謂瀟湘茲為洙泗誰謂荆蠻茲為鄒魯人存政舉豈繫古今導德齊禮自知恥格先是公之先公好儒術通春秋刺濟州日命鄉之薦不減百人讌以嘉賓之詩遣以計吏之禮舉進士者錢五萬襲衣以副之應學科者錢三千緋袍以遺之咸出已俸人以為難故其子孫不忘儒學其占籍濟上出職禁中直承明之廬已叨三入開緹民之學將談六經託以斯文拙于叙事聊書興廢用紀歲時而已大宋咸平三年某月日記

黃州重脩文宣王廟碑記

世之有人以儒為戲者謂文宣王廟慎不可脩脩之必起
訟復有郡縣長吏奸賊自汙畏懦不治而獲罪者適以脩
廟時契由是中人以下謂信然也故廟貌益毀黃州文宣
王廟舊殿三間阨危不可入以十數柱扶持之猶懼其顛
覆以至遷像設于門廡之下拆之則瓦木朽解十不存一
前知州國子虞博士廉勤之吏也率同僚屬官泊郡之絳
掖者得數十千市木于山桴江而下屢為風濤漂泊材植
僅有至者未幾坐度僧過限又坐納鹽不如法連被劾劾
非時受代留郡聽命者百餘日窮窘不得去或以為修廟
起訟不誣矣某自西掖謫守是郡覩其事歎曰先師若是
凶邪吾將試焉因其舊賞鳩工揆日命左都押衙丁文遜
督其役月餘而殿成素王十哲咸新其像綵繪金碧煥乎
有光又取上都國學贊文請從事曾頌書之刊石鏤板真
于神座俾夫春秋釋奠有所瞻仰塞戲儒之口刷先聖之
恥亦無愧孔門之徒也至述先師之道則孟軻所謂生人
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功不在舜禹下韓吏部曰天下通
祀者三唯社稷與夫子廟某敢輕議哉故予書修建之由
而已時大宋咸平二年月日記

漣水軍王御史廟碑

儒家者流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尊師而奉教也至于精誠
所感通于夢思即神尼猶言之豈曰怪乎故曰吾不復夢
見周公又曰夢奠于兩楹是也及述作六經其文甚著詩

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書曰高宗夢得說禮曰夢帝與我
九齡是皆經夫子之手而不之去盖有益于教不惑于民
焉謂之神且怪邪吾友渤海高紳以著作佐郎領漣水軍
事會夏旱方祠禱請雨一夕夢神人服古衣冠而至者授
詩一章既寤記詩中數字云赤岸夫若神之自謂然明日
徧祭神之在境內者得唐御史王義方之祠鄉人不知但
云東赤岸大夫廟爾高君睦其夢因加禮而懇禱之是日
雨足乃新其廟立石為文按唐史而述其事迹焉高君純
儒也不欲自言其夢入朝徃三語乎公卿間執政蘓公聞
之曰是不可默也宜擇能文者書其事刻于石陰某于高
君進士同年生也以故見請嘗試議之曰子產云用物精
多則魂魄強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彼伯有尚爾况王御史
者乎且欲後人見斯文也知義方者知懼如義方者知勸
又胡戾于聖人之言哉年月日述

無愠齋記

古人三仕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某在先朝自左司諫知
制誥左遷商州團練副使又自翰林學士出知滁上今天
子即位自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出守齊安到郡之明年
作書齋于公署之西徧因徵古義以無愠為名後之人治
是郡者公退之暇當以琴書詩酒為娛賓之地有餘力則
召高僧道士煮茶煉藥可笑若易吾齋而為庖厨廩庫者
非吾徒也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記

黃州新建小竹樓記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
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秦
莽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
幽閨遼曩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
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
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
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
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
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
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
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
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
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
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
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
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八

書

上太保侍中書

薦丁謂與薛太保書

上許殿丞論榷酒書

與馮伉書

與李宗諤書

答黃宗旦書 二首

答張知白書

答鄭襄書

答張扶書

小畜集卷十八

再答

答晁禮丞書

上史館呂相公書

答丁謂書

上太保侍中書

右正言直史館王某謹裁書再拜有言于太保侍中黃閣之下某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後代帝王因而設諫官闢諫垣蓋所以順考古道而樂聞已過也舊制諫議大夫五品補闕七品拾遺八品皆卑其秩而薄其俸使無所顧惜而盡其謇諤也國家又以諫官因循緘默為事故詔改司諫正言之號循

其名而求其實也非才識兼茂明于政體者豈宜居其位乎某亦何人輒玷是命待罪三館于今年居則祿養庭闈出則榮奉朝請上無益于國而下有蠹于民乃名教中罪人耳但以聖君賢相共成大化群材品物茂育長養而不有功力故假此而偷安矣昨奉

御札以邊事未寧許百官各上封事為諫官者得不內愧于心乎某因詣上閣陳所見十事其五事言外任其人其五事言內修其德且引漢文帝時事以為比類所恨不知兵事不遊邊土則外任其人之事皆臆說也適足資帷幄之戲笑矣且念少苦寒賤又嘗為州縣官人間利病亦粗知之則內修其德之說皆實事也用之則朝行而夕効矣然某道孤勢危辭理切直心甚懼焉非大丞相論思之際救援開釋之以來天下言路則斥而逐之猶九牛之一毛也敢露腹心以乞嗟閱某惶恐再拜

薦丁謂與薛太保書

三月一日左司諫知制誥王某謹致書于淮海薛侯閣下先民有言曰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取今天下貴而舉人者有大丞相在此不復議直以取與之道于于閣下非為己也將為人也非止為人也又將為道也唯閣下詳擇焉有進士丁謂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師于六經汎于群史而斥乎諸子其文類韓柳其詩類杜甫其性孤特其行介潔亦三賢之儔也先君嘗為涇原從事幼而侍

行故叅政竇公撫頂歎異以女妻之偉乎竇公能知人也如是去年冬携文百篇遊輦轂下兩制司言之臣覽之振駭僉謂今之舉公未有出乎右者僕與之遊甚熟問其居則曰家潁川問其業則曰衣食之具僅不給妻子斯亦聖朝之遺賢吾道之深恥也且念世之服儒冠而得祿者位至尚書則月俸五萬而給長幼者三分有二其下從可知矣又安能哀王孫而知國士乎至于分茅土為公侯者僕又希識其面矣唯閣下以名相之子得大將軍官而能市義禮賢讀書好古知丁謂者非侯而誰是以裁書薦才不遠千里至止之日幸解榻焉勿使郭代公于襄陽輩獨稱義于前代也某白

上許殿丞論推酒書

殿丞閣下某聞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也今之所貢皆可言之事有可行之利故不謀名位之相懸不虞樞機之見辱也望閣下留意焉某自前歲策名起家作吏于成武無功無過偶歷一考而國家有長洲之命越江而來蒞事亦未旬浹亦嘗聚簿書以閱之則見長洲之民著版圖分地利者止七八千家歲出租錢餘一萬七千緡秋輸賦未復不下十萬碩重以鹽法通商又有加焉某以為賦輿之重出蘓臺五邑之右是閣下舊治之地不待一小吏言而後知也今又聞朝廷以浙江推酤于民不便比歲多犯禁者是用擇能臣

以釐革之是行也閭下知天子不為利也為措刑而愛人也某竊聽輿言以為閭下將取一郡推酒之數分于編戶然後聽其自釀而沽諸是亦割赤子之肉飲幸民之腹也其實惑焉且錢氏據十三郡垂百餘年以琛賈為名而肆煩苛之政邀勤王之譽而殘民自奉者久矣屬中原多事稔小利而忘大義故帑伐之不行也洎聖人有作錢氏不得已而納其土焉均定以來無名之租息比諸江北其弊猶多今若又以推酒之數益編戶之賦何異負重致遠者未有息肩之地而更加石焉何以堪之諒閭下必不爾為况閭下居士大夫之位讀古聖人之書赫乎大名暉映朝右自當以興利除害為己任又非小吏之所及也然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閭下試思之使江東之地百萬家以至子孫受閭下之賜者在此時矣某縣吏也舉字人之職以貢說是非得失固不自知惟閭下寬而勿罪

與馮佺書

某讀唐史見陸忠州之在相位也擯斥李吉甫不容于朝及贄有南賓之貶而吉甫方為刺史贄之門人故吏亦皆危之洎到貶所而吉甫待之頗厚有庶僚見宰相禮又贄皇公之秉鈞也排逐牛僧孺有循州之責及德裕南遷竒章公量移在汝贄皇路由此郡而僧孺接之情禮甚至為道南方風土之宜殊不以向之嫌隙為意賢哉二君子之操心也如是豈古之所謂以德報怨者邪某向以紫微郎

兼廷尉事亦嘗議閣下之過今有商於人之命而親友間
往二相唁誠以閣下通理是郡也某則獨以為不然且夫
以怨報怨皆私事也故雖睚眦必報矣今某于閣下議刑
公事也擢第同年也閣下豈以為怨乎雖某之名位才業
望忠州贊皇也遠矣而閣下讀書為文立身行事豈不知
吉甫僧孺之為人手望閣下觀古人之行敦同年之契窮
愁之中少假氣焰則遷客之幸也某頓首

與李宗諤書

月日商州副使王某謹遣家僮致書于學士足下日者痛
僕自京師來辱惠手翰敦勉過厚幸甚因竊自念某寒士
也足下相門也某在罪譴之中足下處嫌疑之地不當如

是之至也某自束髮以來與人遊且多矣能不以炎涼為
去就者雖貧賤之交固亦鮮得况貴胄乎豈某之末學小
道能動足下之心邪將足下之秉仁執義不以某為累邪
若兩不然者何其愛我之深也因恃知己輒復云二惟足
下始終留意焉某讀唐史見元和中劉禹錫貶刺播州播
州非人所處而夢得有母時柳宗元同制貶柳州固欲以
柳易播會宰臣裴度亦為啓奏其事憲宗遂移善地書諸
信史以為美談至今君子伏裴柳之義而嘉章武之仁也
區區之懷實望于此然其待罪來思未及滿歲固宜慎言
動而俟恩宥也今又妄動者誠以家君七十有五齒髮甚
衰生身以來未嘗暫去鄉里頃年前某為長洲縣令侍親

而行姑蘇名邦號為繁富魚酒甚美俸祿甚優是時親年
方逾耳順子孫婦女聚在眼前尚念丘園忽不樂况今
愈衰家愈遠當非肉不飽之際旅食于高山中則其為情
况不待具言而可知也脫不幸疾恙則地無醫藥何以慰
人子之心乎又父母之情惜其幼子家弟少失母愛敘婚
甚晚前年某忝職閣下始能為娶一婦今年聞有孫矣而
家尊未及見此所以當食興歎永夕不寐悲咤而不能解
者為是也前時家弟自荆南乞丐以來數日而去臨歧聚
泣聞者淚下况昆仲三院妻女九人亡者未耐塋生者待
婚嫁散于彼者餬口于人繫于此者絕俸于官其為窮人
亦無伍也某嘗自計之一歲則僕馬去矣再歲則囊橐竭
矣苟至是而量移其能行乎卒復果能起乎靜思熟慮未
免一訴然前事是非不敢較辨直以窮苦聞于帝閣所望
者移近鄉園少得俸入樂病親聚窮族而已斯亦自便其
事未知上果從乎訴而不得則無所望也默而不訴則有
所恨也今已瀝懇再章附遞入奏惟足下極力振拔之某
再拜

答黃宗旦書 二首

秀才足下走僕枉書惠願遷客幸甚幸甚且觀來書之首
似求知于某者何其誤也又以某嘗位于朝與進士孫何
丁謂交二子皆得高第謂某能知人矣復引人不易知知
人則哲之義非知言也夫知人之道惟帝時難敢輕議哉

某向之知二子之文業文者知之非某特知之也是二子取高第者命也某何力之有焉今足下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將知之矣豈止某之一人哉必曰立朝廷司文翰者能以心之公私輕重于後進間則非某之所聞也杜紫微曰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其成名不肖未有所喜懼何不公邪足下誠能知求名者文也成名者命也又何求乎某之知邪又何後乎二子之名邪某白

同前

某白秀才黃生足下涵化初某自西掖貶官商洛生走僕齋書且引孫何下謂之事求知于我後一年某徵拜右正

言直昭文館改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留闕下者二年生未嘗及吾門洎某黜守滌上生復辱書惠文以尋前好是生不以位之高下專以道求于我也甚善甚善觀生之文辭理雅正讀之忘倦若與胡舍人論春秋書述數千年事迹議數十家得失剖析明白若抵諸掌雖古作者無以過此又顏子好學論援經而證事義盡而語簡使薛邕生而自為之未必至是生道日益而文日新也某前書所謂生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人將知之不誣矣然而謀道者貴乎有益求知者貴乎盡心生之于我也厚矣我之于生也其有隱乎何者某讀生正漢臣策對一章文義誠為高古其間責鼎錯不言王道謂漢文幾于王矣

以史傳較之責錯太重喪文稍過耳語曰擬人必于其倫
又曰人之有過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人矣談者曰小人不
能行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夫行王道者禹湯文武周
公而已漢文何主哉言王道者孔子孟軻荀卿楊雄而已
晁錯何人也故子長稱錯學申商刑名峭直刻深者也是
以錯之對策不根古道直指時事而亦有譏焉其對國之
大體引五帝者蓋言漢文不能行帝道也對人情之終始
引三王者蓋言漢文不能行王道也對直言極諫引五伯
者蓋言漢文止正師納諫如五伯焉志在削諸侯尊天子
亦霸臣之傑者也又其殺身奉國有足多者于王道則遠
矣故曰責錯太重者為是也夫西漢諸帝孝文最賢節儉
愛人誠得之矣幾乎王道則恐未能孟子稱仁政必自經
界始而漢廢古井田用秦阡陌是卒已去矣禹會塗山玉
帛萬國一防風後至而殺之不赦周公于三叔親可知也
流言一作伐而滅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賜之几杖養成
大惡流患子孫行王道者果若是乎至于嬖鄧通為弄臣
放賈生為王傳惑辛垣平之祇而黷祀五帝忿馮唐之諫
而曰獨亡間虜邪失德盈編不可悉數故曰喪文稍過者
為是也雖然生以大儒之行專取王道亦無累於文也某
以朋友切磋之道待生而有是說也生以為何如某頓首

荅張知白書

某白校書先輩

足下

辱示籍田賦汙樽銘律賦訶行凡五

章且以書先似有所質于僕者何過聽自損之若是邪豈所謂敏而好學不耻下問者乎僕雖不敏得不為足下少陳梗槩以叶大易同聲之義哉夫賦之作本乎詩者也自兩漢以來文士若相如楊雄班固輩皆為之蓋六義之一也洎隋唐始以科試取進士而賦之名變而為律則與古戾矣然拘變聲病以難後學至使鴻藻碩儒有不能下筆者雖壯夫不為亦仕進之羽翼不可無也銘之義本乎鍾鼎孔悝之家廟詳矣詞又韜詩之倫也故書曰詩言志詞永言又詩序云嗟歎之不足則永詞之此其始也吁哉後人流蕩忘反蓋其得也薦宗廟播管絃其失也語淫奔事詭怪而已凡是數者足下盡知之矣僕又申明之者欲足下深識之也僕嘗隸東觀直給閤者數年矣天下舉公以文相售固亦衆焉如足下之文實亦鮮得况可畏之年日新之業僕安敢測其涯浹乎來書勤拳聊以此報某白

荅鄭襄書

某白秀才鄭生 下前年八月僕自長洲令徵拜右正言直史館既滿歲遷左司諫知制誥天下舉人日以文湊吾門其中傑出群萃者得富春孫何濟陽丁謂而已吾嘗以其文誇六于宰執公知間有業荒而行悖者既疾孫何丁謂之才又忿吾之無曲與言也聚而造謗焉以吾平居議論常道浮圖之蠹人者乃殆焉吾沙汰釋氏疏盛于旣褐之徒又云孫何著論以無佛京城鉅僧側目尤甚未幾吾坐

事貶官商洛謗者得志喉如響而舌益滑也明年孫丁俱
取高第又明年吾被召赴闕而謗酸稍衰今春吾自西掖
召拜翰林學士天子寵遇任委過于往時而憎之不樂吾
者復以前事嗔吠旬吾以為無能為也在內庭果百日而
罷然遷秩臨民恩也去近侍治小郡罪也將理裝之官有
進士林介者食于吾家七年矣私謂吾曰今茲詔罷貢舉
而足下出郡進士皆欲疾走滁上以文求知吾謂介曰為
吾謝諸公慎勿來滁上吾不復議進士之臧否以賈謗矣
今攜文而來者吾悉曰韓柳也贄賦而來者悉曰裴李也
齎詩而來者悉曰陳杜也復加禮焉謗則弭矣區區者皆
是何其韓柳裴李陳杜之多也且吾學聖人之道受明主

之知三掌制誥一入翰林以文章負天下之望何其多可
易與習中混混乎無分別之若是邪不如絕之可也介亦
以為然既登舟中文思之心又甚悔夫士君子立身行道
是是而非非造次顛沛不易其心吾以一失職而不交賢
士斯自弃也下車以來有進士皆接焉數日前得生書讀
之因自賀曰向如前謀則失鄭矣洎與生語見生言訥而
貌莊氣和而心謹吾益自喜于得生也退而閱其文句辭
甚簡理甚正雖數千百言無一字冗長真得古人述作之
旨耳舍吾場生願領中心無慙未遑與生款生復貽書詆
吾覽其言可謂直而不肆者也且出孫氏昆仲在陝郊時
送生二序孫之為人剛果公正未嘗輕許可人序生之文

情至而義切非生不能致其然也是生之道與孫丁同而命未偶矣吾又欲生謁滁之僚屬生固拒吾曰某數千里來所求見者執事耳詣他人非本志也又問生之抵滁舟邪乘邪生曰徒步而至豈非不墮獲乎貧賤者歟又非謀道不謀食者歟以生之文高行修之如此而患無所立吾不信矣生復愛其生而有待也生之書首引孫丁之事故吾述其始末文不覺繁生持吾文而往道如孫丁者示之可也苟非其人不得履吾之謁也又將室生之進也生志之七月三十日尚書工部郎中典滁陽郡丞張頌首

荅張扶書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登第也與子之兄為同舉生故僕兄事子之兄父事子之父子之于僕亦弟也子又懇文致書問道于我他人宜有荅也况子之于我哉然僕頃嘗為長洲令因病起抄書得目疾不喜視書書不讀數年矣雖強之少頃必息其目不數日不能竟一卷用是亮僕道益荒而又益衰也又四年之中再為請吏頓挫推展殆無生意以私家衣食之累未即引去爾勉之簿書間以度朝夕尚有意講道而評文乎為五六讀十數言茫然難得其句昧然難見其義可謂好大而不同俗矣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則無咎事君則有立及其無位也懼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後于是乎有言焉又懼乎言之

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難道邪又欲乎義之難曉邪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備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于此則曰惠迪吉從違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允濟乃難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慎之謹如慢小謹如偽古古者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敢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五句之難道邪夫言義之難曉邪今為文而捨六經又何益焉若弟取書之所謂吊由靈易之所謂朋合等者據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吾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樊宗師之文必出于已不襲前人之言一句又稱薛逢為文以不同俗為主然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與六籍共盡此蓋吏部誨人不倦進二子以勸學者故吏部曰吾不師今不師古不師難不師易不師多不師少惟師是爾今子年少志專雅識古道又其文不肯經旨甚可嘉也姑能遠師六經近師吏部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又輔之以學助之以氣吾將見子以文顯于時也其頓首

再答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前書欲生之文句易道義勿曉遂引
六經韓文以爲證生繼爲書啓謂楊雄以文比天地而下
云云者其乎哉子之篤于道而好于古者也僕爲子條辨
之庶知僕之用心也子之所謂楊雄以文比天地不當使人
易度易測者僕以爲雄自大之辭也非格言也不可取而
爲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天者知剛健不息而行四時
測地者知含弘光大而生萬物天地畢矣何難測度哉若
較其尋尺廣袤而右謂之盡則天地一器也安得言其廣
大乎且雄之太玄準易也易之道聖人演之賢人注之列
于六經懸焉學科其義甚明而可曉也雄之太玄既不用
于當時又不行于後代謂雄死已來世無文王周禮則信然

少者集卷一

三

矣謂雄之文過于伏羲吾不信也僕謂雄之太玄乃空文
爾今子欲舉進士而以文比太玄僕未之間也子又謂六經
之文語艱而義奧者十三易道而易曉者十七八其艱奧
者非故爲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凡三十篇語皆透
而艱也義旨昧而奧也豈子之文也過于六籍邪若猶未也
子其擇焉之謂韓吏部曰僕之爲文意中以爲好者人必
以爲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即以爲
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朝潘風有四子豔格至貞元元和
間吏部首唱古道人未之從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
之者自不一二下筆自慙而人見之者十有八九故吏部有
是歎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于集矣自慙者弃之無遺矣

僕獨意祭裝少御文在焉其略云僖石之儲不供于私室
方丈之食無盛于賓筵此必吏部自慙而當時人好之者
也今之世亦然也若書立言師吏部之集可矣應事作俗
取祭裝文可矣夫何感焉又謂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
相如劉向楊雄為之最是謂功用深其文名遠若數子之
文班固取之列于漢書若相如上林賦喻蜀封禪文劉向
諫山陵揚雄議邊事皆予之所見也 曷嘗語較而義與乎
謂功用深者取其理之當爾非語迂義暗而謂之功用也
生其志之向有江胡黃者自謂好古僕見其文義尚淺故
答之曰僖之不已則為聞人今予希慕高遠欲重以絕俗
為主及僕欲予之文句易道義易曉也孔子曰由也兼人
故退之求也不及故進之亦僕之志也其頓首

答是禮承一書

禮承是君足下某始識足下時年未冠身未婚適今四十
有四娶妻生子長子復納婦矣足下策名十餘歲官未出
奉常承青衫白髮司關市之稅某擢第後足下二年為尚
書起轉郎典大邦被命察其間又再為制誥舍人一為翰
林學士以其之所得較足下之所屈用時態觀之其不為
不多然道不行則一也某褊狃剛直為衆所知雖強損之
未能盡去夫今之領藩服當衝要者必先豐厨傳以啗人
口勤迎勞以悅人心無是二者雖龔黃無善譽矣某皆不
能也唯官謗是待又眼病虛花不欲久視髭蒼髮白老相

見遍終日閱繆囚呵胥吏於刑名錢穀重輕欺詐間用機
械以決勝負其于文學無一點墨落紙豈吾道之所欲也
今得足下書暨東陽西楚文賦二編覽之無數乃知足下
屈于官而大伸于道者也某缺于道而微得于官者也江
都彭門亭里連表長淮芳草與春色俱綠把袂未期秉筆
無賴強食自愛以俟大來不宣某再拜

上史館呂相公書

月日右正言直史館王其謹齋戒拜書有言于相公執事
某累日前以久不修謁求見相府相公以某館中諸生召
坐與語某竊不自料遂以書日歷為請相公因及史氏廢
墜闕人編修且曰國子博士李覺屢以修撰二時政事某

上書其書

十五

禮部

雖對以懷憂曾未畢辭退食傍徨不自寧處何哉古者守
道不如守官故以弓招虞人而不進者不見皮冠之故也
某雖不才忝在史職至于記簡牘之事定褒貶之文不為
僭也至覺位列國庫當教胥子以詩書禮樂講誨誘而
已又安得授之史筆哉今館中之士先進者有若金部員
外郎安德裕左司諫教直秘閣宋必皆砥礪名節老于文
學俾之修撰與論贊其於後進十數輩不敢自銜慮有
朋黨之刺也在相公熟參之相公且曰史筆之難有三焉
才也學也識也相公豈以館閣諸生才學識見皆不及覺
邪則捨此而取彼可矣若猶未也相公又何如哉况朝行
混雜也久矣唯三館兩制非文士不居一旦又輕之蓋場

地矣必也相公盡至公塞浮議莫若徧召直館與覺聚而
庭試以考之則是非較然矣若因而授之取笑千古之下
則其恥之相公亦恥之矧相公監修國史得不留意乎干
犯廊廟躬俟譴責其惶懼頓首

荅丁謂書

學士謂之足下間者遞中書至且與詩俱書之所指皆中
吾病非謂之愛我不能至是之切也語曰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不遠復無祗悔
此皆古聖賢之旨吾將踐而行焉然書之所謂為善無近
名名者公器不可多得士士者吾亦有荅焉夫名之于人
亟且大者也蓋卷之于身則為名節行之于世則為名教

名廢則教幾乎息矣且名惡可近邪惡可得邪苟無其實
雖欲近之遠矣雖欲得之失矣是以仲尼修春秋以名為
主故曰求名而亡欲蓋而彰彼齊豹者欲得不畏強禦之
名而聖人不與三叛人者欲蓋其惡名而聖人固書之甚
哉仲尼之于名之急也今謂之第一進士得一中允而欲
與世浮沉自墮于名節竊為謂之不取也又謂吾之去職
由高亢剛直者夫剛直之名吾誠有之蓋嫉惡過當而賢
不肖太分亦天性然也而又齒少氣銳勇于立事今四十
有三矣五年之中再被斥弃頭白眼昏老態且具向之剛
直不抑而自衰矣孟子四十心不動養浩然之氣先師五
十而讀易可以無大過吾將從事于茲矣謂吾高亢則無

有也何哉吾為主簿一年奔走事縣令為縣令三年奔走
事郡守郡守即柴諫議成務也縣令即崔著作准寧也今
皆存焉可問而後知也在三館兩制時倍吾年者皆父事
之長吾十年五年者皆兄事之如是而謂之高亢使吾如
何哉是蓋以成敗為是非以炎涼為去就者說之云當吾
在內庭掌密命親我者不曰高亢剛直將不容于朝矣
又不當面折其人邪不當屏爭其事邪及吾退而有是說
非知我者也夫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桓魋其如予何孟
軻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謂
之又謂韓吏部不當責陽城不諫小事不當與李紳爭臺
參以為不存憲文者吾曰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

春秋之義也今不仕則已仕則舉其職而已矣舜作漆器
諫者不止君言自明于舜乎事豈有小于漆器乎蓋塞其
漸也退之為大京兆兼御史大夫不臺參蓋唐有制也故
退之引桂管中丞得免臺參以自解則曲在紳矣吾又見
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
弘中廉問江西以吏部鉅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
懇請以為宜如舊制夫如是退之可謂當官而行何強之
有者也謂之其少詳焉雖然謂之之親我昆弟不能及也
吾敢不多謝而自悔焉東閩風土與中土異善飯自愛是
吾心也月白某頓首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

野竹室

序

中書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

三諫書序

東觀集序

送寇密直西京遷葬序

送張詠序

送鞠仲謀序

送孫何序

送丁謂序

送王旦序

小畜集卷第十

王旦

送戚維序

送譚堯叟序

送牛冕序

送李巽序

諸朝賢寄題洪州義門胡氏華林書齋序

周易彩戲圖序

中書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

雍熙紀號之四年冬十有二月寶圖大昌歲律將暮日窮
久而月窮紀方及送寒車同軌而書同文咸歸大化五行
以之順序六氣以之和平繁雲翳空密雪飄野至誠攸感
爰當大蜡之期上瑞斯呈何止小康之兆其始也陰風漸

瀝微散悠颺散五穀之精華潤三農之畝上林未暖而
花發禁柳不春而絮飛皇榆之葉山下青冥琪樹之葉飄滄
海點綴於五城雙闕飛鸞於三市九衢溟濛而遠蔽耕壇
凌亂而光生御坐天顏允浚臨軒乍滿於重瞳民心又安
在野惟聞於鼓腹則有天祿石渠之士鴻筆麗藻之臣觀
是休祥聿陳詩詠風雅作矣見王化之興隆物情誘之動
詩人之深思同辨聖感之達天聰皇帝樂善忘疲誨人無
倦詔令向所進者咸可屬而和之墳笈之韻相諧黼黻之
華交映虞詞魯頌鏗鏘俱合於聲詩王後盧前頴脫各呈
於鋒銳資詞既罷睿覽正嘉千是宸睭曲迴王言煥發示
天心之善誘降御製以作程稱賞良多激勸斯在遂使四
方文士不敢言詩五防門生成忠閣筆夫如是則周穆之
詠黃竹祇因陰沍而興懷漢祖之謠大風但以壯士而為
念未若我六出之瑞不愆伏於天時四始之興乃形容於
盛德而又賜以聖作耀乎人文足可以播大宋之樂章躋
攀三代表聖人之能事糠粃百王且夫其言七同七星之
垂象其句八同八音之治世其韻四若四時之成功有以
見睿哲文思不徒然矣宜乎編群彥之什附一人之詩煥
此昌期傳為嘉集俾夫千古而下六義孔昭且知文物之
大興君臣之相合也不其盛哉臣稽古寡聞效官無績堯
庭擢第雖有玷於科名吳郡字人實爰拋於筆硯序茲盛
事頗媿非才亦猶清廟有儀必覆之以茅屋錦袍在御或

尚之以褻衣幸獲紀於文明庶有光於賤吏臣謹序

三諫書序

臣聞前事者後事之元龜也是以讀二帝之典則首曰稽古帝堯又曰稽古帝舜以唐虞之聖尚考古道而行况居三代之末乘百王之弊者乎臣遭遇入明叨竊名器更直多暇閑暇讀書見前代理亂之源覽昔賢諫諍之語念空文之未泯痛直道之難行放逐以終而詞氣不屈布在方冊千古如生苟舉而行之則其道未墜因採汲古人章疏可救今時弊病者凡三篇其一以摺紳滯荒風俗澆漓率多躁進之徒弊聞篤行之士不移舊轍漸紊彝倫臣故獻劉寔崇讓論其二以齊民頗耗像教彌興蘭若過多緇徒孔熾蠹人害政莫甚於斯臣故獻韓愈論佛骨表其三以選舉因循官常隨紊累置不已俸祿難充但蠹疲民罕聞良吏臣故獻杜佑併省官吏疏斯皆事可遵行言非迂闊亦欲使昔賢遺恨發自後世前代遺文興于聖王者也每篇之末臣別有起請條目指陳時病稽合前文庶引古以證今必朝行而暮有又自立問難綴于終篇斷在不疑以紀浮議待罪之至引表具焉

東觀集序

士君子者道也行道者位也道與位并則敷而為業臯陶益稷謨伊訓之類是也道高位下則垂之於文章仲尼經籍荀孟揚雄之書之類是也洎三王道喪五伯風行有位

之人以彊兵為事業在野之士以小辯為文章雖兩漢過其頽波而六朝蕩其餘燼上未獸德付於李唐然而三百年間聖賢相會事業之大若正觀開元文章之盛者正元長慶而已咸通而下不足徵也企及三代其惟 聖朝我法天崇道皇帝之宅天下也守堯之仁躬禹之勤奮成湯之武闡姬昌之文仁以布政故北民之心歸焉勤以開國故九土之貢入焉武以定亂故奸雄跋扈焉文以化俗故詩書禮樂行焉是以儒教賢臣出事業昭于上文章燦于下德生人而未有道與皇而比崇天下文明我弗多讓然而漢文之代賈誼之道不行元和之時李賀之才自天天弗與命位不稱才豈曰無時亦將有數故著作郎直史館羅君之謂乎君諱處約字思純其先京兆萬年人曾祖豕長安今豕弟衮有文學大名歷事僖昭二帝入梁為諫議大夫有文集行于代祖僅萬年令父濟皇朝太常丞處約九歲能賦詩十三通經義尤長于易故所為文必臻乎道二十六御前擢進士第解褐宿州臨海簿再命蘇州吳縣宰得大理評事雍熙中被召赴闕試文於相府制授大著作直太史氏面賜銀章朱紱以榮之明年乘使車將帝命按獄訟於江浙採風謠於湘潭舉善發姦不避權貴雖被劾者側目而君子是之不幸以淳化元年十一月卧疾終于家年三十三亦賈誼李賀之儔也友人翰林學士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蘇易簡左司諫知制誥王其以布素之

分哭之慟收其遺文灑淚編次勒成十卷以其終于史
目爲東觀集總詩賦頌私試五題雜文碑記書啓序引
表狀祭文凡數百章十萬餘言其間有東臯子楚義帝碑
錄希夷子言書野叟壁數篇極乎天人之際者也味其文
知其志矣噫國初已來才有餘而位不至者若壽光李均
襄陽觀風從事郭昱太常博士董淳太子中允穎贄斯皆
賈志沒地垂之空文異日國家詔史臣修文苑傳此數人
者不可遺也使處約之名與之同列文亦無愧行又過之
亦足彰好文之朝得賢之盛也故并序其官氏拜章進御
乞付三館亦所以備史筆之闕文也

送寇密直西京遷葬序

小書集卷一

五

送寇

皇上省徽號之明年春正月尚書郎直宥密上谷寇平仲
葬先正少卿于西雒君命也外姻同位飲而餞之咸以爲
哀榮之極矣初少卿之終也平仲尚幼葬是以緩泊平仲
十九登進士第三遷得佐著作尹成安縣成安大名之屬
邑大名少卿佐幕之地也親友間有以葬事爲請者平仲
曰未也於禮子爲大夫父爲士祭則大夫葬則士吾先人
以懿文茂行中甲科遭時亂離終于下位今吾雖爲王官
尚未通籍苟贈典不及則吾先人陪臣矣若以士禮葬之
吾弗忍也且非所以顯吾親而成吾孝耳議者聞之曰寇
氏果有後于宋乎其志大也越明年遷殿中丞循恩例也
時夏師未復兵食頗艱乃詔平仲使西北邊歸上便宜因

得召見試德我論稱上旨制授右正言分直東觀且以邦
計之地吏緣爲姦輟史筆之才試奏刀之利君子不器斯
之謂歟會詔下百官各言邊事平仲慷慨拜章極陳利病
天子壯之不數日擢拜虞曹郎實手密地尋以天官之職
委焉出領銓衡入備顧問揚清激濁物論多之旣而有司
以平仲貴爲侍臣當贈父母故少卿太君之並命行焉平
仲於是卜地開阡擇日請告上可其奏贈禮有加翌日別
堯階趨雒納金印紫綬白馬素車且護先太君之神柩附
焉禮也君子曰少卿之積善餘慶也旣如彼平仲之遇主
榮親也又如此詩去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少列有焉經曰
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平仲有焉群公著位明庭弗克會葬
蓋各賦詩取白華之義詞孝子之潔白乎直鳳閣王某序
以冠其首云

送張詠序

今之縣尹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國皆化爲縣縣有政
聽郡條而後行縣有長觀牧守而後動秩卑祿微弗足自
庇固不暇使風俗之移易逮乎炎漢隆興始有重外之旨
故命郎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尊其位厚其祿蓋欲
分君憂而求民瘼也由漢而下邑官益卑故梁竦有徒勞
之言淵明起折腰之歎儕胥伍吏區區于風塵間遂使抱
王佐者恥而不居黷貨利者稔而自處苟縣政有關率曰
吾將罷茲邑而適他邑烏田革焉縣人有病亦曰吾將捨

此民而泄他民烏用且勿焉觀其視一邑之政臨一邑之民
若行客之宅邸舍也待旦而去固無所惜焉風行雷同竊
而成俗良由國家小親民之任輕字人之官之致也將拯
其弊非聖人孰能制乎宋天王嗣位之五載親選貢士分
甲乙科中甲科者通理郡事乙科者專任縣政尊以廷評
之位重以使者之車縣政有關得以擅革縣人有害得以
專易既董且易不康何待詩所謂能官人者豈獨美于文
王乎清河張詠字復之本宅九河間少有奇節釣魚侍膳
外讀書無虛日秉筆為文落落有三代風今春舉進士一
上中選將我王命在乎崇陽分君之憂使帝心休休乎求
民之瘼使人心熙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鄂人得賢亦

孔之樂波映鸚洲煙藏鶴樓白雲芳草思古悠悠堂有鳴
琴足以振穆若之風樽有醇醪足以養浩然之氣維江湯
湯鑑其襟袖維山峩峩媚其戶牖鎗得魴鱸菓多橘柚吏
隱于茲足保無咎且優且游勿為江山羞復之勉旃云尔

送鞠仲謀序

皇宋嗣位之五祀余始隨計吏識鞠生于場屋中是歲余
與生俱為御試所誦胥別董下邈無音塵王八年春余第
中乙科生以家艱不預于選閱同年之籍不下二百人無
生之名為長太息矣洎余解褐掌簿書于成武句縣即隋
之戴州也庭有頑吏土無秀民或通刺而來者皆腐儒也
以是供吏職奉晨羞外經旬浹未嘗與人語居一日生款

葬而來余既喜且媿蓋喜生之命駕而媿生之未祿也問
其行則曰哀瘝之中不敢事筆硯而事家產姑以下葬為
事耳曰某之祖考洎季父俱以游宦終于理以公今悉扶護而
歸將祔于故里且出中諫蘇公德祥餞行文序以示余夫
蘇公天下之名士也非生之博雅篤行又烏肯序以褒之
且述生自申抵陝歷河陽下洛都由浹郊而東至于高密
迂行曲塗殆近萬里轉具蘇中非事父母能竭其力者孰
能與于此乎余因念家本寒素宅于澶淵梁季亂離舉族
分散叔父沒于兵而葬重夏伯父沒于客而葬博關太夫
人又旅葬于濟當時未名以乞丐自給無立錫之地以息
幼累況殯禮乎今茲起家位下俸薄接晨炊之不及況塋
域乎一旦覩生之行事良可慟哭噫堂有嚴君微得日俸
以奉甘旨則生之幸民也野有露骨無土地以厝窀穸則
生之罪人也昔者積餘俸市高原捧土起墳負骨歸葬以繼
生之行事則所願畢矣原生之來起余以不遺之志受惠
多矣生之門地文學已備蘇公之筆故不書但感慨而序
云

送孫何序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穀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捨
是而稱文者吾未知其可也咸通以來斯文不競革弊復
古宜其有聞國家乘五代之末接千歲之統創業守文垂
三十載聖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興矣然而服勤古道鑽

非

經旨造次顛沛不違仁義奉安然以立言為已任蓋亦
鮮矣富春孫生有是夫先是余自東觀移直鳳閣同舍紫
微郎廣平宋公嘗謂余曰子知進士孫何者耶今之擅場
而獨步者之以余因徵其文未獲會有以生之編集惠余者
凡數十篇皆師憲六經排斥百氏落落然真韓柳之徒也
其間尊儒一篇指班國之失謂儒家者流非出于司徒之
職使孟堅復生亦當拄杖而拜曰吾過矣又徐偃王論明
君之分空借之萌足使亂臣賦子聞而知懼夫易之所患
者辨之不早辨也斯可謂見霜而知冰矣樹教立訓他皆
類此且其數千萬言未始以名第為意何其自待之多也
余是以嘗讀其言而願交其心者有日矣今年冬生再到

以嘗

闕下始過吾門博我新文且先將以書猶若尋常貢舉人
恂恂然動先後禮何其待我之薄也觀其氣和而壯辭直
而溫與夫向之著述相為表裏則五事之言貌四教之文
行生實具焉其在布衣為聞人登仕宦為循吏立朝為
正臣載筆為良史司典謨備顧問為一代之名儒過此則
非吾所知也豈止一名一第哉告歸許田序以為贈余非
多可而易與者也凡百君子宜賀聖朝得實善言道之不墜
爾

送丁謂序

主上躬耕之歲僕始自長洲宰被召入見由大理評事得
右正言分直東觀既歲滿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由是今

之舉進士者以文相售日歲不下數百人朝請之餘歷覽忘
怠然有視其命題而罷者有讀數句而倦者有終一篇而
止者或詩可采其賦則無有也或賦可稱其文則無有也
能全之者百不四五况宗經樹教著書立言之士乎去年
得富春生孫何文數千篇格高意遠大得六經旨趣僕因
聲于同列間或曰有緣防丁謂者何之同志也其文與何
不相上下僕未之信也會有以生之文示僕者視之則前
言不誣矣是秋何來訪僕既與之交又得生之履行甚熟
且渴其惠顧于我今春生果來益以新文二篇為書以
投我其間有律詩八體賦文非向所號進士者能及也其
詩效杜子美參入其間其文數章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
雜于韓柳集間使能文之士讀之不之辨也自是兩制間
咸願識其面而交其心矣翰苑曹公尤如歎服長知道之
尊人也豈位也乎或學之富人也豈貴也乎或今之不勤
于道不力于學而聖人之知者豈視丁氏子之道何如哉
告歸許田存以為贈

送王旦序

聖人籍千畝之穀元老膺三入之命王澤大賚廟謨惟新
有善必舉有惡必去故鄭侯以肅京輔有以見善人為
邦而不善者遠矣言余國用擇賢而治用禦暴橫是資循
良先詔侍御史范陽盧公牧而撫之次命殿中丞郎邪王
公通而理之皆能哲也王公即故夏官貳卿之子也以雄

文直氣揚其父風以儒學吏才張為國器是行也所任雖小而所委重矣西門秋北關行色四牡夙駕五馬迎郊朝僚知其得賢郡人來暮右省諫官王某蹟鄭民之盲為詩以送焉辭曰首蒙鄭邦破守不良厥佐吐剛吾相疾之吾君寬之我民用康今我鄭封其守惟公其佐惟通吾相僉之吾君命之我民之秦水之魚泳爾清流爾不不綱綱民同蘇匪我聖君匪我相臣暴昌去去為為士兮

送鄭君序

宗位厚操人心弗欲者鮮矣然取之不以道昔人不貴焉是知學古入官況于下僚者非君子之取也盟官厥君始

徐世口

以儒雅受制于庭復以文學策名于國終以廉平莅事于官下筆到古人誦書得聖理家門嗚嗚教文易之象親族熙熙有遂古之風士流之家仰為模範田疇而進雖位未崇祿未厚固不為恥耳自釋褐已來靡沉邑佐顛躓窮苦者二十年晨夕芳鮮曾未快志况温飲妻子乎去年參常調選于天官始授郡主簿輦親挈之來即譙亭修吏職日得以俸給躬薦甘滑綠衣煌煌色若自得古之稱孝子者殆將無及今年秋國家以蜀之令長闕而未補用是有遂寧之命公不以遐適為念而以違養是患且曰退耕無田則伏臘寅酉其可虞乎進而取祿則温清喜懼得無思乎藩羊其羸進退安據復自念曰與其千里負米孰

若五斗折腰者邪一旦捧大書稟親百拜手北堂高車西
下白華在詠心其搖搖劍關何雲遐指天末名利之役其
若是歟噫導一人之澤福百里之民亦足行乎道也食有
道之祿及高堂之親亦足光乎孝也割慈去里無庸介懷
矧皇朝平蜀已來室邑相堅千俟館是以宋紫微由小著
往楊侍御自中選出是沒也嗚知遂寧不為大來之朕乎
行哉勉旃勿以銅墨為媿耳

送譚善甫

古君子之為學也不在乎祿位而在乎道義而已用之則
從政而惠民捨之則修身而垂教死而後已弗知其他科
試已來此道其皆先文學而後政事故也然而文學本乎

六經者其為政也必仁且義議理之有體也文學雜乎百
氏者其為政也非貪則察涉道之未深也是以取士衆而
得人鮮矣官誘多而政聲寢矣吾友殿丞譚公其近者歟
讀堯舜周孔之書師詩雅禮柳之作故其修身也譽聞于
鄉里其從政也惠布于郡縣先是君解褐得廷尉評尹邵
陽縣湘民受其賜時命得通判健為郡蜀吏畏其能會天
子欲廣視遠聽黜幽陟明詔廷臣之親信者採風謠于蜀
部復命之日奏君為理最亦既受代丞相以名聞且將召
對有日矣丁太夫人憂公聞訃號絕見星而行泣血三年
不交人事君子以為知禮服闋循常典除佐著作翌日有
司舉舊事以言制授殿中丞旌善政也議者謂君必直東

觀為史臣立一家之言垂千古之誠斯當仁矣而襄陽大
郡通理歲滿執事者以君塞詔焉人以為滯才君以為得
所蓋將葬父母植松楸焉畢婚嫁備榛栗焉然後邵陽犍
為之化復行江漢惠加于俗政聞于朝則排金門上玉堂
豈為晚也同雲四合臘雪將下酒叙別得無言乎

送李巽序

醜

由
今天下之士由科試入仕者以第進士為美名隸京官者
以游三館兩制為近職督及務者以任刺史二千石為親
民語名郡者以丹陽為重地疇能兼之乎友臞西牛君有
是夫君嘗守二郡牧一州所在稱理有聲於時之政焉又嘗
佐秋官評獄事無枉撓有于張之風焉於館殿更筆削
褒善貶惡有班馬之辭焉好風什多吟賦寒苦清麗有元
白之思焉求外官能得大郡向所謂美名之職親民重地者
君兼而無憾矣君是行也上有垂白之親下有趨庭之子
家人嗃嗃而內睦兄弟怡怡而外和舍能弄孫盡高堂之
樂腰金拖紫居百城之長為儒之榮至矣為子之道光矣
其當報吾君而惠吾民乎勿使採詩者聽伐檀之刺也

送李巽序

古者設關所以禁去游為市所以通貨殖後世因而有稅
焉亦以資國用而佐地征也歷代便之未嘗或改舊制皆
委郡縣署胥徒以掌其務故侵渙自奉利入于下割剥公
行怨歸于上不有釐革孰為經久國初已來始用儒臣以

蒞之錫之皇華尊其任也委以利柄觀其器也是以周行之士由此而進焉端拱元祀首冬六月詔以光祿寺丞李公督婺州關市之賦遵歷試也五石建陽人少以文章干祿江表神德平吳之六年皇上嗣統之二載始隨計偕來試于大宗伯君尤善辭賦得自元長慶時風格如士懿度其藪數篇皆辭理精妙出人意表故秉筆者許之僕時在場屋與之游者凡三年同登乙科交分益至是以君之文行可得而歎矣宣平立丹墀奮漢墨舉邦家之秀為搢紳之光而適海濱釐冗務者何哉蓋建縣發女實隣境也君離邦去里自閩之蜀官歷再命年將一紀堂有親老室有妻子是行也道未暢於國孝可成于家也士君子聞而榮之噫行道之要利不如義立事之幹義不如利昔君佐管城宰晉原撫民人親稼穡非謂義舉今君奉朝命臨外司鉞關征助經費非謂利乎義以行之利以幹之政成歸朝何往而不濟上國殘暑江天早秋涼風入懷舊物在目郡守迎勞鄉人詠謠徵四牡以謙使曰嗚白燕而延孝子柁輅車于故里侍板輿于任所有道之祿得以及親無外之時得以聚族綵衣奉養何樂如之至上之日為我登八詠樓賦新什以寄遠即嘉德也

諸朝賢寄題洪州義門胡氏華林書齋序

吾讀兩漢書見制誥一下未始不以舉孝悌力田為急宜其風俗淳厚宗社長久矣今天子大孝如舜至仁如堯恥

言霸圖純用帝道然而乘五代之疵國化百年之汚俗以
為非孝弟不足以敦本非旌表不足以勸民南昌舊都胡
氏大族一門守義四世不析乃降詔命旌其里閭聲聞于
天風化于下大哉聖人之于孝治若是之極也自爾胡氏
登進士第者二人授助教者一人今歲壽寧節胡氏子有
獻華封之祝者上益嘉之制授試秘書省校書郎面賜袍
笏勞而遣焉且頒御書以光私第由有其位于朝有名于
時者校書皆刺謁之且盛言其別業有華林山齋聚書萬
卷大設廚廩以延生徒樹石林泉豫章之甲也願得詩什
夸大其事自舊相司空而下作者三十有幾人詮次官紀
爛然成編再拜授予懇請為序夫南陔白華古詩人之美

孝子也有其義而亡其詞仲尼存其篇子夏序其意東哲
補其文况身被皇朝之化目覩孝門之事有是詩咏播于
聲詩而序引無聞文士之闕也且使後之採詩義觀國風
者將何取寶焉時淳化五年十月十五日序

周易彩戲圖序

先師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此言心無所據則淫慾生焉故雖博奕可也自
博而下戲之雅者有李邵彩選士子多為之復有參陰陽
家流列神仙之事為銷夜選仙圖者亦行其世蓋為戲不
同同歸于無益也戲而有益者其周易彩戲圖之謂歟同
州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岐君賁登進士第尚竒好古獨

行寡合文學之外尤耽易象善戲善誘製為此圖取大易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乾六爻君象也人臣不敢為
戲自餘每爻當碁子一路爻有吉凶子有賞罰遇謙二君
子者終局有賞而無罰遇以訟受服者終局有罰而無賞
周旋曲折至于大方此圖勢也以散子二隻得陽九陰六
之數者先之此局例也又以黃裳元吉人道之具美遇之
者不爭而勝矣上至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則羸輸未可知
也得陽九之彩者勝焉故起于屯而終于坤也俾夫消息
盈虛之道吉凶悔吝之理談笑抵掌斯須不離易象不習
而自精人心雖戲而無蕩大哉岐君之用心也可與投壺
鄉射揭而並行去雜戲遠矣好事君子得不家藏而時習
乎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九

